

影视观察

大女主剧，如何破局

杨金

民国女性年代传奇剧《灼灼韶华》，由热依扎、杨祐宁领衔主演，主要讲述了中药商贾之女褚韶华在民国乱世中历经被迫嫁入陈家，后又遭遇丧夫、家产被夺、痛失幼女等磨难后，前往上海滩重振事业，最终在商界拼搏奋斗成长为一名胆略过人且信诺守信女商人的故事。

该剧自开播以来收视率不错，但口碑评价存在一些分化，豆瓣评分从初期的7.2分跌至收官的5.8分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，《灼灼韶华》的剧情设定是典型的“大女主模式”，而观众审美不断提升的当下，观众眼光也变得愈发挑剔，对剧情逻辑的严谨性、演员年龄与角色的适配度要求更高。剧中出现的女主“徒手夺枪”“马蹄下救小孩”等“悬浮”剧情以及枪支道具穿越等细节瑕疵，被部分观众诟病。

不过，我们也不应忽视《灼灼韶华》作品本身具备的亮点与可取之处。首先，立意不落俗套，传递了女性自主、商道诚信、经济独立等价值观。该剧试图塑造一个不以爱情为人生终极目标、拥有清醒事业头脑和野心的女性形象，承载着更具时代意义的思考和人文关怀。女主褚韶华从一开始就是个目标明确、敢于争取的人，其“狠劲”和“爽感”源于自身智慧而非男性角色的庇护。剧集前期叙事节奏明快不拖沓，如“救兄出嫁”“宅门立威”“智斗商敌”等情节一环扣一环，矛盾冲突迅速展开并持续输出，提供了较强的追剧动力。

其次，极具张力和信念感的表演撑起了角色魅力。虽然观众在选角年龄上存在争议，但必须承认，主角热依扎精准刻画了褚韶华从初期的隐忍、到中期的果决狠辣、后期商场博弈的沉稳老练等多层次的心理转变，其眼神戏和台词功底依然在线。在角色设定上，褚韶华这个角色“不完美”“很现实”，她有私心、懂算计、会骂人、不吃亏，不是一个道德完人。相较于完美的“圣母”型角色，褚韶华这个角色更显真实、复杂，打破了某些创作上的套路。

再次，场景搭建和服化道力求还原时代风貌，视觉上呈现出年代剧应有的复古韵味和基本质感，为故事提供了一个可信的叙事环境。制作团队辗转多地拍摄，细致搭建街巷市井，并聘请民国经济史专家团队考证，增强了行业剧的专业性和可信度。服化道方面，如女主不同阶段的旗袍造型精用心契合其身份变化，陈家药铺、民国街道、宅院内饰等场景构建都力图还原时代风貌，提升了年代剧的沉浸感和视觉质感。

不管怎么说，大女主剧作为影视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曾诞生过诸多爆款，历经发展还细分出宫斗、宅斗、仙侠、经商、复仇等多种类型。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下，观众对老套大女主模式产生审美疲劳，实则是女性意识觉醒、观剧品位提升与创作未与与时俱进之间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。那么，大女主模式未来该如何发展？

其实我们可以从电视剧《灼灼韶华》中汲取经验教训，争取为整个行业的转型升级创造契机。从价值内核上看，要真正切入当代女性面临的真实困境，深挖现实议题，提供思考与共鸣，要真自主而不是伪独立，并用扎实的行业细节、严谨的故事逻辑、深刻的历史观照构建可信的叙事，让事业真正成为故事的内在驱动力。从人物塑造上看，要注意去神化、增人性，关注人物内心成长蜕变，展现其如何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确立自我，塑造有弱点、会失败、在挣扎中成长的真实女性，她的成功应源于步步为营的艰难拼搏而非编剧赋予的“金手指”。从关系构建上看，要着力描绘丰富、多元的女性群像，坦诚表现女性之间既有互助欣赏，也可能存在竞争算计的真实关系。大女主的格局，不应困于宅斗与情爱的一方天地，要深度融入严谨的行业背景、厚重的历史变迁与社会风貌，让女主角的奋斗与时代洪流同频共振，为叙事注入更丰厚的层次与温度。

实际上，只有尊重女性、尊重历史、尊重叙事规律的作品，才能在这场大浪淘沙中存活下来，并最终推动大女主剧走向更加健康长远的发展道路。



《灼灼韶华》海报

翰墨飘香

流量浪潮里，如何读懂书法之美

李科

指尖轻滑间，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与博主的“每日一练”比肩而立；算法推送下，颜真卿的悲怆雄浑与网红导师的“速成秘籍”共享屏幕。当书法艺术遇上互联网浪潮，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书法内容空前繁盛，却又让人心生困惑的时代：点赞数能否定义杰作？流量可否衡量价值？在这喧嚣之中，我们该如何拨开迷雾，找回欣赏书法之美的澄明之心？

流量浪潮里的双面书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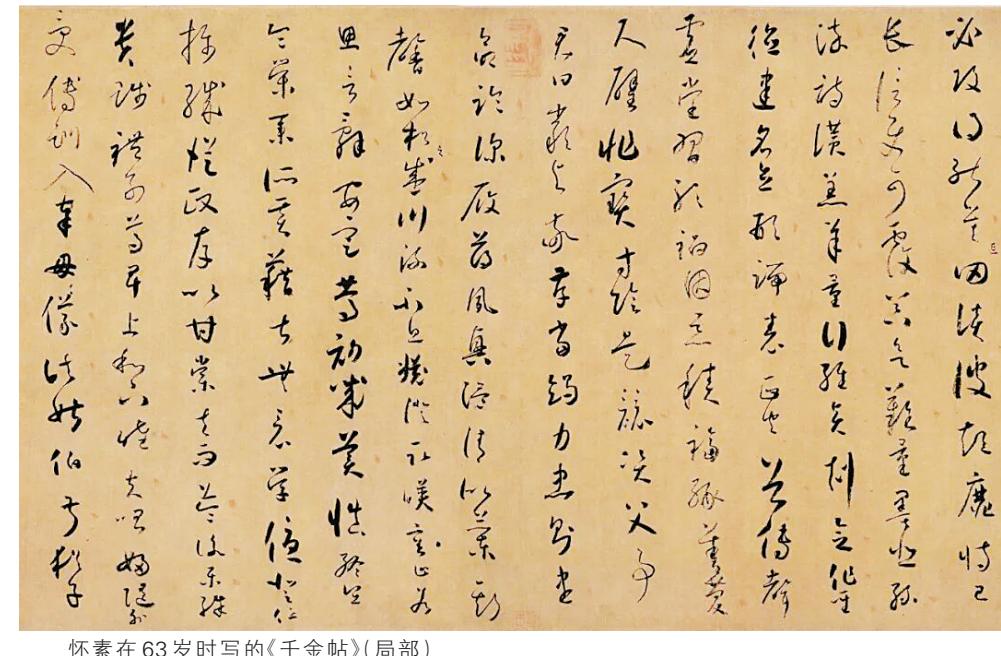
当代书法传播，呈现出鲜明的双重面貌。

一方面，互联网上，一类书法视频作品颇受追捧。抖擞的飞白、浓烈的涨墨、戏剧化的书写姿态，再配上激情澎湃的音乐，极易在瞬间捕获眼球。这种呈现虽降低了观赏门槛，却也可能将书法简化为纯粹的视觉刺激，消解其背后的文化内涵。这类书法，俗称“江湖体”。

另一方面，一批深耕传统的书法家与美育工作者，正以互联网为载体坚守书法本质，让美育传播更有温度。陈振濂先生依托数十年书法学术研究与教育实践，在微信公众号上分享“书论”，引导观众用笔墨的沉静对冲快节奏生活的浮躁；崔寒柏先生在抖音进行赛头临帖直播，偶有所感，便停下来阐述自己对书法的见解，带着粉丝在几千年间穿梭，而这些粉丝一看就是几个小时。鲁大东先生深耕小红书平台，以“年轻化表达”贴近Z世代，打破传统书法的“距离感”。

湖南书坛亦有胡紫桂、文佐等书法家，通过社交媒体积极分享书法内容，或解读湖湘书法文脉，或演示笔墨技法，在网络平台传递传统书法的正向价值。在各类专业书法平台上，更多书法家开设系统书法课程，从碑帖临习到书论解读，引导观众真正“慢下来品书法”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许多受过传统书法教育的青年学生、书法爱好者，以更鲜活的方式参与传播。有人坚持“每日临帖打卡”，有人记录



怀素在63岁时写的《千金帖》(局部)

“书房笔墨日常”，有人做“书法小知识科普”。这些真诚的分享，搭建起大众与书法的亲近桥梁。

当“视觉奇观”与“守正传播”在互联网空间并行，我们更需追问：书法之美究竟是什么？

法度与心性，方为书法之美

如今受到许多网友推崇的江湖书法，并非互联网时代的新生事物。其脉络可追溯至明代中后期：

当时商品经济兴起，部分职业书家为迎合大众猎奇心理，便开始侧重书写表演的视觉奇观，如夸张的笔势、具象化的字形。而在网络流量逻辑的催化下，这种书风获得了空前的传播土壤。快节奏生活里，人们或许没有时间静下来细品传统书法的墨韵层次与章法意趣，江湖书法笔走龙蛇的视觉冲击，恰好满足了观众对刺激、快反馈的渴望。

然而，与江湖书法的表象化追求不同，传统书法的核心在于其法度精神。正如苏轼“欲速则不达”所言，书法之美并非表面的“快”与“狂”。即便是看似灵动若驰、一气呵成的狂草，背后也需要静思闲雅的酝酿，是心性与技法的深度融合。书法之所以能超越“写字”的工具属性，成为东方美学的核心载体，依靠的是三大支柱：笔法为骨，墨法为韵，章法为气。

这份“法度精神”，并非束缚创造力的教条，而是“技进乎道”的修行阶梯。唐代草书大家怀素的艺术蜕变，便是“以法度养心性”的典范。其不同时期的《千字文》作品，呈现了“从生到熟、由熟返生”的艺术升华之路。早期《瑞石帖千文》，追求字字独立的严谨，笔下点画如“锥画沙”，每一笔皆蕴古拙；中期《群玉堂本大草千文》，已突破字形束缚，笔势惊蛇入草，整篇血脉相连；晚期《千金帖》，褪去了锋芒，回归

让书法审美“热”得长久

要让更多人真正喜欢书法，从偏爱江湖书法的热闹，走向理解传统书法的深厚，关键在于打破专业领域和大众之间的认知壁垒。

建立书法审美教育体系，夯实大众审美根基。将书法教育更深入义务教育阶段，让孩子在一笔一画的临古实践中，触摸传统书法的法度之美，明白“横平竖直”背后的平衡之道，理解“墨分五色”中的层次韵味。这样，孩子们在成长中，自然具备辨别江湖气与传统味的基础能力，避免被单一的视觉冲击所裹挟。

借热度传经典，让书法真正“热”起来。当江湖书法凭借视觉吸引力聚集流量时，专业领域无需否定其大众关注度，反而可借力打力，将看热闹的流量，转化为传播传统书法的有效契机。近年来，《妙墨中国心》《中国书法大会》等电视节目的成功，便证明了专业内容完全可以用生动形式吸引大众。

构建双向包容的评价体系，平衡创新活力与法度底线。评价书法不应非黑即白，既要认可江湖书法在激发大众兴趣上的积极作用；更要坚持传统书法的法度底线，推动传统书法以更鲜活的姿态走近大众。专业者多些通俗的解释，大众多些耐心的了解，书法审美才能慢慢生长。

(作者系永州市文联党组成员、副主席，永州市怀素书法研究院院长)

艺览纵横

与写意油画邂逅

范良君

这是我第二次听一位外省艺术家对长沙人民的“幸福”表示羡慕了，因为拥有李自健美术馆。

第一次，是听著名影视艺术家张纪中说的；这一次，是在李自健美术馆举行的“中国写意油画大展”开幕式上，说这话的，是浙江省油画家协会主席杨参军。

在分享了对中国写意油画的一些见解后，杨参军充满真情地说了他几次来李自健美术馆的感受：“李自健美术馆实在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，它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：儿童在草坪上玩耍，年轻人在这里拍照，老人在享受美食……就连黑天鹅们都过得很快乐！更具有意义的是，李自健美术馆是长沙人民写生引发的10年争议，对徐悲鸿、刘海粟、林风眠等中国美术事业开拓者的景仰之情油然升起。

杨参军的话说到了我的心坎里。作为长沙市民的我，又在李自健美术馆“幸福”了一回：“中国写意油画大展”让我收获满满。

开幕式上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等几位油画界专家的讲话让我了解到：油画早在400年前就出现在中国，因为意大利人利玛窦携油画来华；到了清康熙年代，郎世宁等外籍画师的创作题材已从宗教画像转向中国的楼台亭阁

品，是中国当代油画家向祖国和人民汇报的阶段性成果。

展出作品各具特色，令人驻足。许江的《月葵》、丁一林的《故乡的云》、王辉的《陕北莽原》、俞晓夫的《古典橱窗》、王克举的《正午野狐峡》《老牛湾》，还有谢森的《水田叙事》。这些作品采用中国传统散点透视画法，构建层次丰富的视觉空间……

这些作品还告诉我，中国写意油画不满足于对客观物象的逼真再现和画家感性的叙述，而追求对画者及观众心灵深处的洗礼，实是通过追求物象的“形似”而“立象”，通过“骨气”而表现精神。总之，比较“写实”，“写意”更重神韵、重视心性。

北京当代中国写意油画研究院院长王辉的“别低俗中国绘画优于西方绘画的精神理念”，让我觉得当代中国美术界在“当代中国写意油画”大道上的奋勇攀登，不是简单的艺术手法之争、某一新画风的树立，而是中国文化自信在中国美术家身上的重要表现：走一条属于中国油画家自己的路，是奋斗的方向、共同的追求。

中国写意油画并未忘却“油画”这一西方舶来品的本质优势——传统技法中的焦点透



《古典橱窗》油画

俞晓夫

湘江艺话

一轮明月，两处心安

魏世通

中秋的月，总是带着三分诗意与七分清冷。当玉盘高悬，人间团圆时，明月中的广寒宫却永远锁着一位孤独的仙子——嫦娥。明代才子唐寅以《嫦娥奔月图》与《嫦娥执桂图》，映照出人生的从容。千年之后，画中的诗意仍在流淌。

《嫦娥奔月图》，描绘的是一瞬的动态。圆月高悬，桂树虬枝斜逸，树下嫦娥怀抱玉兔，衣带飘飞，凝视人间，似有未尽之思。嫦娥面容清丽，却带哀愁。月宫清冷，离别有情。背景大片留白，只有淡墨染出的云。天地空旷，更显身影孤单。

唐寅没有画欢庆，而是画孤寂。这或许是画家的自喻。唐寅曾中解元，风光无限，却卷入科场案，仕途断送。画中嫦娥，何尝不是他升如同超脱，但超脱之后，未尝不是寂寞。

唐寅以“月中玉兔捣灵丹，却被神娥窃一丸”的题诗，点出命运的戏弄。画中嫦娥的孤

寂，并非传统仕女画的柔媚，而是通过“天风桂子跨青鸾”的意象，传递出一种被迫远离人间的苍凉感。

相较于《奔月图》的苍凉，《嫦娥执桂图》这幅画，是静的。嫦娥已不在空中，她站在庭院里。金钗玉带华贵而不失清雅，眉宇间虽带落寞，却因桂枝的点缀而透出生机。手执一枝桂花，神态娴静。她不再是奔月的神女，而成了位文化化的仕女。

这幅画作于唐寅晚年。此时的他，已看淡功名，寄情书画。画上题诗“广寒宫阙旧游时，天风桂子跨青鸾。嫦娥玉兔月中来，却向人间窃桂枝”。是对往昔风华的追忆，也是对当下栖居状态的自况。无论悲欢，皆成风景。

桂花是核心符号。它既代表“蟾宫折桂”的功名，也象征月亮的高洁。唐寅将两者结合，意境复杂。是向往功名？还是超然物外？或许兼而



《嫦娥执桂图》明

唐寅